

刻校
漢書評林

廿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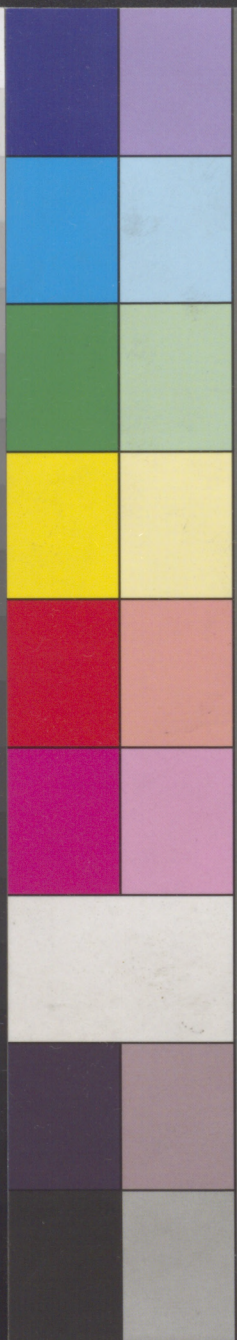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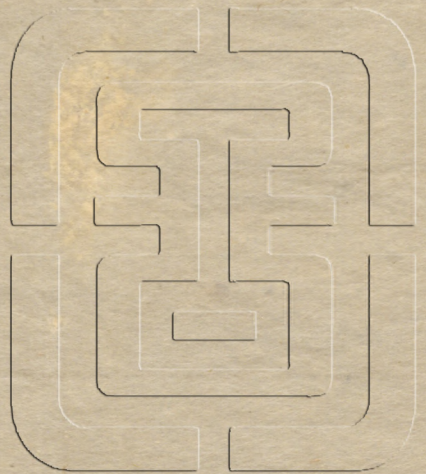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八

高五王傳第八

隆按班掾先總提五王于前為綱領而後分叙于後此亦一格

隆按次食七十餘城二句為後內史士之言立案

隆按鳩酒一節史記載呂后紀

高皇帝八男。呂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齊悼惠王肥。薄姬生孝文帝。戚夫人生趙隱王如意。趙姬生淮南厲王長。諸姬生趙幽王友。趙共王恢。燕靈王建。

之稱也。師古曰。諸姬總言在姬妾之列者耳。其知姓位者。史各具言之。不知氏族及秩次者。則云諸姬也。而趙幽以下三王。非必同母。蓋以皆不知其所生之姬姓。故總言之。文三王傳云。諸姬生代孝王。梁懷王。景十三王傳云。屬諸姬子於栗姬。此意皆同。張云。非一近得之矣。春秋左氏傳曰。諸子仲子。戎子諸子。鄴妣。此其例也。豈以諸為姓乎。鄭說非矣。共讀曰。恭。

齊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師古曰。謂與旁通者。高祖六年立。食七十餘城。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孟康曰。此時流移。故使齊言者

還齊也。師古曰。欲其國大。故多封之。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

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師古曰。以兄弟齒列。不從君臣之禮。故曰家人也。太后怒。廼

令人酌兩卮鳩酒置前。應劭曰。鳩鳥黑身赤目。食蝮蛇野葛。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令齊

班據移入於此
於齊王事更詳

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為壽。太后恐。自起反。厄師古曰。丙

音幡。齊王怪之。因不敢飲。陽醉去。問知其燬。廼憂。自以師古曰。丙

為不得脫。長安師古曰。脫免也。言死於長安不得更至齊國也。內史士曰師古曰。丙

者其名也。太后獨有帝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

主廼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

必喜。王無患矣。於是齊王獻城陽郡。以尊公主。為王太

后師古曰。為齊王太后也。言以母禮事之。所以自媚也。解其在惠紀。呂太后喜而許之。廼置

酒齊邸。樂飲。遣王歸國。後十三年薨。子襄嗣。

趙隱王如意。九年立師古曰。高祖之九年也。四年。高祖崩師古曰。趙王之四年。

呂太后徵王到長安。燬殺之。無子。絕

趙幽王友。十一年立。為淮陽王。趙隱王如意死。孝惠元

年。徙友王趙。凡立十四年。友以諸呂女為后。不愛。愛它

姬。諸呂女怒去。讒之於太后。曰。王曰。呂氏安得王。太后

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

見。令衛圍守之。不得食。其羣臣或竊饋之。輒捕論之。趙

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微。迫脅王侯兮。彊授我

妃。我妃既妒兮。誣我以惡師古曰。惡音一故反。。讒女亂國兮。上曾

不寤。我無患。臣兮。何故弄國。自快中野兮。蒼天與直師古

曰。言己之理直。于嗟。不可悔兮。寧早自賊師古曰。賊害也。悔不

冀天臨監之。殺於田野之中。今乃被幽餓也。為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

報仇。遂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高后崩。孝文即位。立幽

王子遂為趙王。二年。有司請立皇子為王。上曰。趙幽王

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為趙王。遂弟辟彊。及齊

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皆可王。於是取

趙之河間。立辟彊。是為河間文王。文王立十三年薨。子

哀王福嗣。一年薨。無子。國除。趙王遂立二十六年。孝景

隆按趙幽王史
記載呂后紀班
史移入於此其
是

王維積曰二書
字與上怒字相
應

茅坤曰歌古雅
而哀

王維楨曰特書趙相內史以諫死著其忠也

王維楨曰景帝憐德悍以守正死而封其子列侯疇謂帝少恩哉
隆按趙燕二傳班據所補

隆按此傳前段本史記原文而增損之而懿王以下則班據自為續云
又按此傳亦先總次九王于前而後歷詳其與廢始末較史記更明整

隆按以呂祿女妻之伏後知其謀案
又按攬入琅邪王伏後給琅邪王案

時鼂錯以過削趙常山郡諸侯怨吳楚反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德悍師古曰上云其相建德內史王悍下云燒殺德悍是為相姓建名德也而景武功臣侯表云遠侯橫父建德以趙相死事子侯則是不知其姓表傳不同疑後人轉寫此傳誤脫去

一建發兵住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和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

敗匈奴聞之亦不肯入邊樂布自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國除景帝憐趙相內史守正死皆

封其子為列侯趙共王恢十一年梁王彭越誅立恢為梁王十六年趙

幽王死呂后徙恢王趙恢心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也內擅權微司趙王王不得自

恣王有愛姬王后鳩殺之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思六月自殺太后聞之以為用婦人故自殺無

思奉宗廟禮廢其嗣

燕靈王建十一年燕王盧縮亡入匈奴明年立建為燕王十五年薨有美人子師古曰王之美人生子也太后使人殺之絕

後

齊悼惠王子前後凡九人為王太子襄為齊哀王次子

章為城陽景王興居為濟北王將闔為齊王志為濟北王辟光為濟南王師古曰賢為菑川王卬為膠西王雄

渠為膠東王齊哀王襄孝惠六年嗣立明年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元年以其兄子酈侯呂台為呂王師古曰酈音敷割

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師古曰奉音扶用反明年哀王弟章入宿衛於漢高后封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

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皆宿衛長安高后七年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是歲趙王友幽死于邸三

茅坤曰劉章慷慨節俠有高祖風
劉放曰兒子畜之不以人臣待之也乃父直謂王肥爾
許應元曰兒子畜之與下文齊王自以兒子年少意同
陳仁子曰朱虛侯一念忠憤不能自已然機亦大露幸祿產之屬素憚之爾
茅坤曰章得以軍法請亦以尙呂祿女也不然諸呂側目而太后以法誅之矣
隆按劉氏爲彊與劉氏不得職句相顧

趙王既廢高后立諸呂爲三王擅權用事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
師古曰欲申諷喻也 高后兒子畜之
師古曰比之於子也 笑曰顧乃父知田耳
師古曰顧念也乃汝也汝父謂高帝也 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
師古曰若亦汝也 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意章曰深耕概種立苗欲疏
師古曰概稠也概種者言 多生子孫也疏立者四散置之令爲藩輔也概音冀 非其種者鋤而去之
師古曰以斥諸呂也 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
師古曰避酒而逃亡 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因罷酒自是後諸呂憚章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彊
師古曰爲音于爲反 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呂王產爲相國皆居長安中

隆按埋與其舅駟鈞句爲下文
張本
許應元曰廣陵人召平爲陳勝狗地及秦故東陵疾召平爲蕭何畫策者各一人并此凡三召平矣

隆按以下連用西字本上文欲令發兵西一句來

聚兵以威大臣欲爲亂章以呂祿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
師古曰西謂京師 朱虛侯東牟侯欲從中與大臣爲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爲帝齊王聞此計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
師古曰召讀曰邪 乃發兵入衛王宮魏勃給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爲君將兵衛衛王
師古曰中讀將兵及衛守之具以禁衛王令不得發也 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勃既將以兵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爲相魏勃爲將軍祝午爲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給琅邪王曰呂氏爲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
師古曰言自高帝之時已爲將也 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
服虔曰不敢離其兵而到琅邪 使臣

王維楨曰史記欺字上有見字更應

隆按齊之給琅邪徒利其兵耶則齊固已構怨于琅邪矣入關而遣之齊之君臣於是乎失著矣

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為然迺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也推本言之夫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王遣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國為四師古曰本自齊國更分為濟南琅邪城陽凡為四忠臣進諫上或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師古曰言年幼也

也此之於則方未 置鳩故謂之富 未能治天下固待大臣諸侯今諸呂又

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橋制以令天下師古曰橋制詔也橋音矯

聞之相國呂產等遣大將軍穎陰侯灌嬰將兵擊之嬰

至滎陽乃謀曰諸呂舉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

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人諭齊王

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

屯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

丞相平等誅之章首先斬呂產太尉勃等乃盡誅諸呂

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皆曰母家

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張晏曰言鈞惡戾如虎著冠訪以呂氏故幾亂

天下如淳曰訪猶方也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

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高帝子於今見在最為長以

茅坤曰史記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怨齊之詐奪其兵故曰母家云云方與上文相照應緊嚴今止曰大臣議似索然

邵寶曰澤之西也。脫齊之留而之。至計焉其志大其義正。然以綱鈞薄氏量較孰為惡。辰長者則非天下之極論也。
隆按章以誅呂事告齊結前待呂氏之變案。茅坤曰魏勃既言而股戰未必非以是欺嬰也。而卒以見罷亦智矣。
隆按復道叙勃一段結勃案。

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代王。而遣章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後救火乎。
師古曰。言以社稷將危。故舉兵以匡之。不暇待有詔也。
命因退立股戰而栗。師古曰。股脚也。戰者懼之甚也。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執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勃。師古曰。放去。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埽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為物而司之。得勃。師古曰。物謂鬼。神司者察視之。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埽。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為舍人。壹為參御。言事。以為賢。言之悼惠王。王召見。拜為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薨。哀王嗣。勃用事。重於相。齊王既罷兵歸。而代王立。是為

隆按了齊哀王案

孝文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予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黃金千斤。是歲。齊哀王薨。子文王則嗣。十四年。薨。無子。國除。城陽景王章。孝文二年。以朱虛侯與東牟侯興居俱立。二年。薨。子共王喜嗣。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五年。復還王城陽。凡立三十三年。薨。子頃王延嗣。二十六年。薨。子敬王義嗣。九年。薨。子惠王武嗣。十一年。薨。子荒王順嗣。四十六年。薨。子戴王恢嗣。八年。薨。子孝王景嗣。二十四年。薨。子哀王雲嗣。一年。薨。無子。國絕。成帝復立雲兄理為城陽王。王莽時絕。濟北王興居初以東牟侯與大臣共立文帝於代邸。曰。誅呂氏。臣無功。請與太僕滕公俱入清宮。師古曰。滕公。夏侯嬰也。遂將少帝出。迎皇帝入宮。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

隆按了城陽王章案

隆接了濟北王與居案

章盡以梁地王與居。及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師古曰。不賞之。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與居。章與居意。自以失職。奮功。歲餘。章薨。而匈奴大入邊。漢多發兵。丞相灌嬰將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與居以為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上聞之。罷兵。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虜濟北王。張晏曰。柴武。王自殺。國除。文帝憫濟北王。逆亂。以自滅。明年。盡封悼惠王諸子。罷軍等七人。為列侯。師古曰。罷。讀申疲。至十五年。齊文王又薨。無子。時悼惠王後。尚有城陽王在。文帝憐悼惠王適嗣之絕。於是乃分齊為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為王。齊孝王將闔。以楊虛侯立。濟北王志。以安都侯立。菑川王賢。以武成侯立。膠東王雄。渠以白石侯立。膠西王卬。以平昌侯立。濟南王辟光。以勃侯立。服虔曰。勃音勸。

王慎中曰。前云四王皆發兵。後云四王皆伏誅。而此以下。歷言三國疑衍。隆按。路中大夫。類紀信而惜也。伏其名。

王維楨曰。二初字相應。

勃平原縣也。孝文十六年。六王同日俱立。立十一年。孝景三年。吳楚及膠東。膠西。菑川。濟南王。皆發兵。應吳楚。欲與齊。師古曰。與。之同反。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張晏曰。姓路。為中大夫。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師古曰。若汝也。反。謂反易其辭也。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方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三國會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師古曰。平陽侯曹襄。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

隆按了膠東王
膠西王濟南王
菑川王案

隆按迫劫應前
圖急句

王維慎曰風以
此事句約而盡

懼飲藥自殺。而膠東膠西濟南菑川王皆伏誅。國除。獨
濟北王在。齊孝王之自殺也。景帝聞之。以為齊首善。師古

曰言其初首無逆亂之心。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召立孝王太子壽。是

為懿王。二十三年薨。子厲王次昌嗣。其母曰紀太后。太

后取其弟紀氏女為王后。王不愛。紀太后欲其家重。寵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師古曰諸王女曰翁主而紀氏所生故謂之紀翁主

正其後宮。無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

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師古曰宦者奄人入事漢皇太后。張晏曰皇太后

武帝之母。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子。蘇林曰皇

太后前嫁金氏所生。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娥。太后欲嫁之於諸

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大喜。使

甲之齊。時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

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至齊。風以此事。紀太

后怒曰。王有后。後宮備具。且甲齊貧人。及為宦者入事

漢。初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

女充後宮。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師古曰尚配也

然事有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坐死。師古曰

曰燕王定國傳云。與其子女二人姦。子昆弟者。言是其子女。又長幼非一。故

云子昆弟也。一曰子昆弟者。定國之姊妹也。善定國姦其子女及其姊妹。

故以燕感太后。師古曰言齊王與其姊妹姦終當坐之致死不足嫁女與之太后曰。毋復

言嫁女齊事。事寢淫聞於上。師古曰寢淫猶言漸染也主父偃由

此與齊有隙。偃方幸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

金。師古曰收一市之租直千金也人眾殷富。鉅於長安。非天子親弟愛子。

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疏。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

欲反。及吳楚時。孝王幾為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

武帝拜偃為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

為王通於姊翁主所者。辭及王。王年少。懼以罪為吏所

王維楨曰史記自殺下有絕無後三字不可除

隆按了齊王案

執誅。乃飲藥自殺。是時趙王懼主父偃壹出敗齊。恐其漸疏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師古曰。輕重謂用心不平。

天子亦因囚偃。公孫弘曰。齊王以憂死無後。非誅偃無

以塞天下之望。偃遂坐誅。厲王立五年。國除。濟北王志

吳楚反時。初亦與通謀。後堅守不發兵。故得不誅。徙王

菑川。元朔中。齊國絕。悼惠王後唯有二國。城陽菑川。菑

川地比齊。師古曰。比近也。音類二反。武帝為悼惠王冢園在齊。廼割臨

菑東園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師古曰。園謂周繞之。令奉祭

祀。志立三十五年。薨。是為懿王。子靖王建嗣。二十年。薨。

子頃王遺嗣。三十五年。薨。子思王終古嗣。五鳳中。青州

刺史奏。終古使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婢姦。如淳曰。八子妾號。

終古或參與被席。或白晝使羸伏犬馬交接。師古曰。羸者露形體也。音郎果。終古親臨觀產子。輒曰。亂不可知。使去其子。師古曰去。

除也。音丘呂反。事下丞相御史。奏終古位諸侯王。以令置八子。秩比六百石。所以廣嗣重祖也。而終古禽獸行。亂君臣

夫婦之別。悖逆人倫。請逮捕。有詔削四縣。二十八年。薨。

子考王尚嗣。五年。薨。子孝王橫嗣。三十一年。薨。子懷王

交嗣。六年。薨。子永嗣。王莽時絕。

贊曰。悼惠之王齊。最為大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

孤立亡藩輔。故大封同姓。以填天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時諸侯

得自除御史大夫群卿以下眾官。如漢朝。漢獨為置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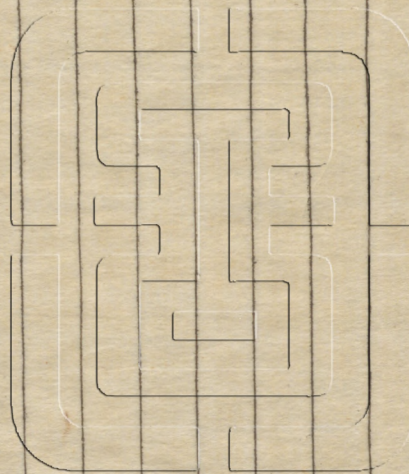
相。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權。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張晏

曰。諸侯有罪。傅相不舉。奏為阿黨。師古曰。皆新制律令之條也。左官解在諸侯王表。附益言欲增益諸侯王也。其後諸侯唯

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

隆按了濟北王案。隆按此贊敘諸侯先後盛衰之異。而漢封之過。詞與諸王之自時滅亡亦因以見。又按特諸侯以下班掾所補較史記似也。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八 終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九

蕭何曹參傳第九

蕭何沛人也。以文母害為沛主吏掾。

服虔曰：為人解通無嫉害也。應劭曰：雖為文吏。

而不刻害也。蘇林曰：無害若言無比也。一曰：害勝也。無能勝害之者。晉灼曰：酷吏傳：趙禹為丞相。亞夫使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夫不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蘇說是也。師古曰：害傷也。無人能傷害之者。蘇晉兩說皆得其意。服應非也。

高祖為布衣時，數

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佑之。

師古曰：佑助也。言居家時為何所護及為亭長。

何又擁助也。高祖以吏蘇咸陽。

師古曰：衙役也。吏皆送奉錢三。何獨

以五師古曰：出錢以資行也。人皆三百何獨五百奉音扶用反。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辨

之。

水卒史師古曰：泗水郡尉所屬也。何為郡卒史。事第一。

師古曰：課最上。秦御史欲入

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

孟康曰：當還入相秦事故召何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御史以何明辨欲因入奏事之

次言於朝廷徵何用之。何心不願。以情固請而御史止故得不行也。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嘗為丞

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

古師

劉知幾曰：漢制宗子皆受制京邑諸侯必從官天朝雖名班爵禮異人君班氏知其若是故於蕭曹茅土之封一荆楚鼓琴之屬世家稱傳無復非矯枉也。隆按此傳本史記蕭何世家言而稍益之。劉放曰：持法者或以己意私怨陷人謂之害。故曰於文母害餘。洪適曰：秦御史欲入言召何。何固請得毋行。則當秦之末已知其不能久矣。非

其不能久矣。非

若信之獻策弗用及平之懼罪且誅然後去之

鄭樵曰何知取天下易守天下難當衆人爭取之時何則入威陽先取秦圖書

以爲守計一旦千戈既定文物悉張故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

法張蒼定禮儀叔孫通制禮儀若非圖書有在

指掌可明見則一代之典未易舉也

隆按漢王所以圖天下與何所

以成萬世功皆基於勸王漢中

數語班氏補助諸侯相約一段極得肯綮

胡寅曰自何有說而漢王嘉納之於是韓信既

亡而還陳平自遠而至張良失

國而擇王豈布聞說而能義三

老董公遮道而納說諸侯王兵

大合而伐楚漢業勃然以興皆

何斯言有以啓之也

隆按只此故事而何之相業已

足概其大矣論功第一疇謂不

宜又按以此刺屬

任何關中事二句鎖住且應上

文何守關中句茅坤曰以上蕭

何相業以下並次何所以處功

名之際與高帝所以首寵何處

曰走謂趣何獨先入取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臧之沛

公具知天下院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

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

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遂

屠燒咸陽與范增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蜀廼

曰蜀漢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而三分關中地

王秦降將以距漢王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

噲皆勸之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

王曰何爲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

周書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師古曰周書者本與尚書同類蓋

七十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孟康曰語古語也言地之有漢若天之

漢其言常以漢配天此美名也有河漢名號休美臣贊曰流俗語云天

師古曰瓚說是也天漢河漢也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

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

人取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

國以何爲丞相何進韓信漢王以爲大將軍說漢王令

引兵東定三秦語在信傳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

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

子治櫟陽爲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

許以從事師古曰可其所奏許其所請依以行事卽不及奏輒以便宜施行

上來以聞應劭曰上來還乃以所爲聞也計戶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遂

去何常典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刺屬任何關中事師古

曰刺讀與專同又音章阮反此即言專聲之急上者也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間師古

音山客反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師古曰鮑生當時

爲諸生也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爲君計莫

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益信君於是

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已殺項羽卽皇帝位論功

也師古曰贏餘也二謂二百也衆人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而

信使使拜丞相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

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師古曰召平者故

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

東陵瓜。從召平始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

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

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

師古曰恐其為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

計。上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

師古曰問其居曰。為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

陳豨時。師古曰悉盡也盡所有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

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

隆按於中有疑
君心與上文鮑
生云有疑君心
句相應

王憐曰或謂何
傳先言何強買
民田宅後言何
買田宅以居窮

信皆有之何謂
田宅必窮僻處
者正其本心而
強買田宅致民
之恐者蓋出于
不得已也

隆按篇中三次
大說相應以能
用三人計也不
然者何亦危矣
哉

又按蕭何此計
祖王剪之故智
如陳平當呂氏
與議之祭日欲
醇酒戲婦人亦
是此意

又按何為買人
請苑與客所書
買田宅自汗者
背矣帝果大怒
而繫之以是益
信三人者之善
于畫也

許應亨曰鮑生
東陵侯及或人

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孽孽得民和。師古曰孽字

言不。上所請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

地。賤貴資以自汗。上心必安。師古曰賈賒也於是其

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師古曰在道上書

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數千人。上至。何謁。上笑曰。今相

國廼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民。後何為民

請曰。長安地陝。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

粟為獸食。師古曰粟禾稗也言恣人田之不收上大怒曰。相國

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

衛尉侍。如淳曰百官公卿表衛尉王氏無名前問曰。相國胡大

罪。陛下繫之暴也。師古曰前問謂進上曰。吾聞李斯相。秦

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為請吾

為何謀皆出于
權詐而王衛尉
之所為高帝陳
者獨正而為賢
矣哉

洪邁曰高祖一
時失言王衛尉
能因其所言隨
即規正語意既
直於激切中有
婉順體可謂得
諫爭之大義雖
微高祖其孰不
降心以聽乎
王禕曰何與帝
同起事誓重任
守關中諸臣功
無與比盛帝恐
其自驕以取禍
故遣卒為衛又
折之使尉以抑
非誠疑何也設
疑之則已以待
韓彭者待之矣
而何至自汙以
求免此在其術

中而不知也
一本上下無親
字
隆按孫叔敖將
死戒其子曰王
封汝必無受利
地後敖死王以
美地封其子而
子辭請寢之丘
遂十世不絕何
之意其即敖之
意歟
又按子遺嗣以
下班史所補
茅坤曰子按蕭
何後數絕而續
或減死絕或不
何耶

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上不懼。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跌入謝。上曰。相國休矣。師古曰。令出。相國為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高祖崩。何事。惠帝何病。上親自臨視。何疾。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何買田宅。必居窮辟處。師古曰。僻隱也。為家不治垣屋。師古曰。垣牆也。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執家所奪。孝惠二年。何薨。諡曰文終侯。

子祿嗣。薨。無子。高后廼封何夫人同為酈侯。小子延為筑陽侯。師古曰。酈及筑陽皆南陽縣。也。令其地並屬襄州筑音逐。孝文元年。罷同。更封延為酈侯。薨。子遺嗣。薨。無子。文帝復以遺弟則嗣。有罪免。景帝二年。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為天下也。師古曰。為治也。一曰。兼造其功業。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戶二千。封何孫嘉為列侯。嘉則弟也。薨。子勝嗣。後有罪免。武帝元狩中。復下詔御史。以酈戶二千四百。封何曾孫慶為酈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蕭相國德也。慶則子也。薨。子壽成嗣。坐為太常犧牲瘦免。宣帝時。詔丞相御史。求問蕭相國後在者。得玄孫建世等十二人。復下詔。以酈戶二千。封建世為酈侯。傅子至孫獲。坐使奴殺人。減死論。成帝時。復封何玄孫之子南繚長。喜為酈侯。蘇林曰。繚音人。足擊斃之。變鉅鹿縣名也。師古曰。喜為此縣之長。傅子至曾孫。王莽敗。

漢書卷三十八

隆按此傳悉本史記曹相國世家言當作兩段看叙戰功始末為一段相齊及入相始末為一段

乃絕

曹參沛人也。秦時為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

矣。師古曰言參及蕭何並為吏之豪長也。高祖為沛公也。參以中涓從。如淳曰中涓

內主知潔清灑掃之事蓋觀近左右也。擊胡陵方與。師古曰音房像。攻

秦監公軍大破之。孟康曰監御史監郡者公名也。晉灼曰案高紀名平也。秦一郡置守尉監三人師古曰公者時

人尊稱之耳。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

徙守方與。方與反為魏。擊之。豐反為魏。攻之。賜爵七大

夫。北擊司馬欣軍楊東。取狐父。祁善置。文雅曰善置置名也。晉灼曰祁音抵

師古曰狐父祁二縣名也。祁音鉅夷反。又音于夷反。父音甫。置若今之驛也。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

秦將章邯車騎。攻轅戚及亢父。師古曰音抗甫。先登。遷為五大

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

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侯一人。章邯破

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兵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為碭

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執帛。鄧氏曰楚爵也。張晏曰孤卿也。號曰建

成君。遷為戚公。屬碭郡。師古曰為戚縣之令。其後從攻東郡尉軍。

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又攻杜里。大破之。追北

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師古曰賁音奔。圍趙賁開封城中。西

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師古曰曲音丘。初反遇音類。破之。虜秦司馬及

御史各一人。遷為執珪。張晏曰疾伯執珪以朝位比之。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五頁者位執珪古爵名也。

從西攻陽武。下轅轅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戶北破之。

孟康曰戶鄉之北。從南攻。與南陽守鬪。戰陽城郭東。應劭曰今堵陽

陳。取宛虜。鬪定南陽郡。師古曰高紀言南陽守鬪降封為殷侯。而此傳言虜鬪紀傳不同疑傳誤。從

西攻武關。嶢關取之。師古曰嶢音堯。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

其北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破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

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為將軍。從還定三秦。

攻下辨故道。鄧展曰武都二縣也。雍。釐。蘇林曰右扶風二縣也。釐音哈。擊章平軍於

一本無下參字

隆按至榮陽下
史記有凡二歲
三字著參功成
之速作一小結
恐不可削
一本無下左字

王慎中曰自後
參嘗從韓信用
兵以故贊中有
參與韓信俱征
伐句
邵經邦曰參與
帝同起豐沛若
此其故也又與
信俱為相國若
彼其尊也而曰
屬曰從曾無芥
蒂信一旦失王
顧辭爵不得志
至差與絳灌等
列然則參之心
不但天下已平
始務寧靜畫一
雖干戈倥偬時
亦已然矣

好時南破之。圍好時。取壞鄉。文穎曰壞地名也擊三秦軍。壞東及高櫟。破之。師古曰櫟音歷復圍章平。平出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名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

二十三日。孟康曰縣名也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蘇林曰今華陰以將軍引兵圍章邯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修武。度圍津。師古曰在東郡東

擊龍且。項佗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外黃。程處反於

燕。服虔曰皆漢將師古曰燕東郡之縣故南燕國音一千反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師古曰葉南陽縣也音式涉反還

攻武彊。師古曰武彊城在陽武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王敗。還至滎陽。師古曰敗謂戰彭城而敗漢二年。拜

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邀軍。東張。蘇林曰東張屬河東師古曰邀古速字大

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東垣。生獲魏王豹。取平陽。得豹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

縣。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鄆東。林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陳餘。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公

於鄆城中。戚公出走。追斬之。廼引兵詣漢王在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左丞相屬焉。攻破齊。歷下

軍。遂取臨淄。還定濟北郡。收著漯陰平原鬲盧。師古曰五縣名也時未有濟北郡史追書之耳著音竹庶反漯音它合反鬲與隔同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

假密。文穎曰或以為高密大破之。斬龍且。虜亞將周蘭。師古曰亞將次將也定齊郡。凡得七十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

章。及故將軍田既。師古曰守相為相居守者韓信立為齊王。引兵東。詣

一本無齊字

隆按叙參功一段
隆按叙參功一段
隆按叙參功一段

伏後垂漢守職
伏後垂漢守職
伏後垂漢守職

伏後垂漢守職
伏後垂漢守職
伏後垂漢守職

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漢王即皇帝
位韓信徙為楚王參歸相印焉高祖以長子肥為齊王
而以參為齊相國高祖六年與諸侯剖符賜參爵列侯
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世世勿絕參以齊相國擊陳
豨將張春破之黥布反參從悼惠王將軍騎十二萬與
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蕪還定竹邑相蕭留師古
曰四參功凡下二國縣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
軍六人大莫囂郡守司馬侯御史各一人如淳曰囂音敖
張晏曰莫敖楚卿號也時近六國故有令尹莫敖之官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
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
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
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
言張晏曰黃帝老子之書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

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
蓋公焉師古曰舍止也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
集大稱賢相請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師古曰舍人猶家人也治
行謂脩行治裝也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
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
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
容乎吾是以先之孟康曰夫獄市者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姦人無
而獄繁此其教也師古曰老子云我無為民自化始參微時與蕭何
我好靜民自正參欲以道化為本不欲擾其末也封賞每在何後故怨何也至何且死所
善及為宰相有隙師古曰參自以戰鬪功多而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
東師古曰舉皆也言擇郡國吏長大孟康曰取訥於文辭
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
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

漢書卷三十九

蕭參

七

陰按叙參入相
只以飲酒一事
了結其相業至
末方以垂拱守
職發所以飲酒
之意此叙事之
妙

方孝孺曰秦之
亡不在乎無制
而在乎多制不
思乎法疎而思
乎過密使參而
相漢復奇舉而
詳禁之是舉亡
秦之焰而熾之
也故參寧受無
功之名而不忍
圖有功以禍當
世則利澤陰施
於斯民安於
漢而不離漢業
藉以久遠者參
之功也

李東陽曰當惠
帝立而遭呂后
慘日淫樂不聽
政為參者能因
帝以齊家之道
而戒帝之淫樂
之義天下雖不
大治且不大亂
奈之何養患于
宮闈之內而不
知疵焉脫非平
勃為排擊撥正
于后則漢之為
漢我不敢知惡
在其為清淨之
效也

王世貞曰史記
云蕭何為法順
若畫一漢書則
云蕭若畫一類
訓直又訓明講
訓和溫公通鑑
講作較楊用修
譏之似也却又
妄改辭作辭則
又无謂
隆按此資本史
記蕭曹二贊而
合之者

漢書卷三十九
蕭參

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師古曰：醇酒，不澆，謂厚酒也。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師古曰：從吏，吏之常從相也。廼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師古曰：張，設坐席而飲也。坐音才頭反。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宙為中大夫。師古曰：宙，音張律反。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師古曰：言豈以我為也。宙謂宙曰：女歸。試私從容問乃父。曰：乃父曰：高帝

新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女也。宙既洗沐歸。時間自從其所。諫參。師古曰：間，謂空隙也。自從，其所猶言自出其意也。參怒而答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讓責也。與宙胡治乎。師古曰：胡，何也。言共宿為何治也。乃者我使諫君也。師古曰：乃者，猶言曩者。參

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師古曰：且，令出休息。參為相國三年。薨。諡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文穎曰：講，或作較。師古曰：講和也。畫，一言整齊也。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師古曰：載，師乘也。宙嗣侯。高

后時。至御史大夫。傳國至曾孫襄。武帝時為將軍。擊匈奴。薨。子宗嗣。有罪。先為城旦。至哀帝時。乃封參玄孫之孫本始為平陽侯。二千戶。王莽時薨。子宏嗣。建武中。先降河北。封平陽侯。至今八侯。劉歆曰：八侯字彙衍。

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者用簡牘。故吏皆以刀筆自隨。也。當時錄錄。未有奇節。師古曰：錄錄，猶鹿鹿也。言在凡庶之中也。漢興。依日月

漢書卷三十九
蕭參

隆按高祖五載而成帝業其所以撫關中安劉氏者蕭之規曹之隨也故兩相同傳
隆按史記云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作三句漢書改奉為秦而曰因民之疾秦法作一始作一句為當豈史記奉字疑有所
凌震曰秦自孝公以來至始皇立法割制以鑄磨鍛鍊其民極矣何參親見其害而收其民于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而無聊是以一切與漢家之元氣成

隆按良傳稍損史記文大都燒絕棧道以上節節借漢報韓以下則又為韓以報漢云
宋祁曰官疑是張泰復曰子房博狼之擊始皇大索十日不得非子房之智也天下厭秦無道莫不欲共擊之故有願為子房隱者後世不察疑子房如方士所云遁形之隱者亦或矣哉
隆按圯下老父謂良下取履即侯嬴使公子執轡王生使張釋之結轡古人以

之末光師古曰易文言云聖人作而万物觀又曰見龍在田何以

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師古曰高祖出征何每居守故言守管籥天下

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

內淮陰黥布等已滅唯何參擅功名位冠羣臣聲施後

世為一代宗臣師古曰言為後世之所尊仰故曰宗臣也慶流苗裔盛矣哉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九終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四

張陳王周傳第十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應劭曰大父祖父開地名也相韓

昭侯宜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師古曰釐讀曰儻悼惠王悼

惠王二十三年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

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

王為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師古曰從昭侯至悼惠王凡五君良嘗學禮

淮陽東見倉海君番灼曰海神也如淳曰東夷君長也師古曰二說並非蓋當時賢者之號也良既見之因而求得力

士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博狼沙

中服虔曰河南陽武地名也今有亭師古曰浪音浪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師古曰狙謂密伺之音千

本也師古曰浪音浪誤中副車師古曰副謂後乘也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師古曰索

求賊急甚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間從容步游

下邳圯上服虔曰圯音頤楚人謂橋曰圯應劭曰汜水之上也文穎曰沂水上橋也師古曰下邳之水非汜水也又非沂水服說是

漢書卷四十四 張良

類如此卒之良
因懈擊秦軍
忍一諫沛公還
車霸上疆忍二
勸帝捐關以封
疆忍三躡足對
假王疆忍四天
下已定遂學道
辟穀疆忍五疆
忍二字一篇關
鍵

邵實曰秦銷兵
器兵書豈獨存
乎萬或有一而
老人得以授良
真非人問物矣
老人高良之義
而惟其狙擊之
勇于是乎教教
在意不在言而
況書哉然則所
謂殺城黃石者
何老人以是隱
良以是神回授
受之餘意也
盧壽治曰紀上

即黃石公素書
今其書具在
隆按項伯從良
匿伏後救良案
景駒在陳留伏
後願封留案

王楨中曰秦兵
尙疆未可輕良
至此已非博浪
沙中之伎倆矣

也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
師古曰直猶故也一日正也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

歐之師古曰愕驚貌也歐擊也音十口反為其老廼疆忍下取履因跪進

父以足受之笑而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師古曰行一里許而

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之跪

日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

去後五日蚤會師古曰放良命去戒以後會也其下亦同蚤音早五日雞鳴往父又

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蚤來五日良夜半往

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師古曰編謂聯次之也聯簡牘以為書故云一

編編音鞭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與十三年孺子見我

視其書廼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誦居下邳為任俠

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良亦聚少年百

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陳留良欲往從之行道遇

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廡

將服虔曰良數以三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

良為它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始天授師古曰殆近也故遂從

不去沛公之薛見項梁共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

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

項梁使良求韓成立為韓王以良為韓司徒與韓王將

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額

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
城擊楊熊軍沛公廼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
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嶢關下軍師古曰嶢
音堯良曰秦兵尙疆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
以利師古曰商賈之人志無遠大譬猶僮豎故云賈豎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

漢書卷之九十九

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師古曰皆所以表已軍之多誇示敵

人職音式志反令酈食其持重寶昭秦將師古曰酈音徒濫反解在高紀秦將

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師古曰欲與漢王和而隨漢兵襲咸陽沛公欲聽之

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

解擊之沛公廼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逐北至藍田再戰

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室

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

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為天下除殘去

賊宜縞素為資晉灼曰資賈也欲令沛公反秦奢秦服儉素以為質師古曰縞白素也音工老反今始

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

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廼還軍霸上

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夜馳至沛公軍私見良欲

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廼

具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良曰沛公誠欲背項

王邪沛公曰鯁生說我距關毋內諸侯服虔曰鯁音七垢反鯁小人也臣瓚曰楚

漢春秋鯁姓師古曰秦地可王也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

卻項王乎師古曰卻音丘略反沛公默然曰今為奈何良因要項伯

見沛公沛公與伯飲為壽結婚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

項王所以距關者備它盜也項羽後解語在羽傳漢元

年沛公為漢王王巴蜀賜良金百溢服虔曰二十兩曰溢師古曰秦以溢名金若漢

之論斤也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

使請漢中地服虔曰本不盡與漢中故請求之項王許之漢王之國良送

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棧道師古曰棧道關道也示

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廼使良還行燒絕棧道師古曰還

謂歸還韓且行且燒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

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時漢王還定三秦良

王繼橫曰叙書門裁作數語有嫌于簡

隆按不遣韓王之國與殺之一

直事也史記作
兩處叙不如班
書徑載
又按項王以良
遺書之故遂不
復顧忌一意此
擊齊而漢王得
因之以定三秦
班掾移漢王還
定三秦句于前
殊不得情事
牙坤曰楚漢之
分只在此激言
子房誠帝者師
而三代以下罕
有此千古隻眼
始識之
隆按良多病三
句承上起下
王禕曰食其欲
立六國後高祖
非不知不可立
也而以問良是
特以嘗其心爾
蓋良始惟為韓
報仇又嘗說項
梁立韓成爲王

曰爲韓司徒而
後又自襄中去
漢而歸韓高帝
恐其終爲韓不
爲漢故因疑其
謀以嘗良豈果
不知六國後不
當立哉而子房
固且力陳其不
可此在其術中
而不知者也
許應元曰張註
非也酈生說漢
王封六國後爲
法周武自以得
善之善著即筭
壽也留侯即以
周武已事明曰
之不能行故曰
借前筭壽之

乃遣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復
東。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羽以故北
擊齊。良廼間行歸漢。漢王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
彭城。漢王兵敗而還。至下邳。師古曰。梁國之縣也。今屬宋州。漢王下馬。踞
鞞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奔之。誰可與共功者。師古曰。謂曰。謂
關以東。謂不自有其地。將以與人。令其立功。其破楚也。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師古曰。梟謂最勇健也。
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
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卽欲捐之。捐之
此三人。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
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因舉燕。伐齊。
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常爲
畫策臣。時時從。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憂
恐。與酈食其謀。燒楚權。師古曰。燒弱也。音女。散反。其字從木。酈生曰。昔湯伐桀。

封其後杞。武王誅紂。封其後宋。今秦無道。伐滅六國。無
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此皆爭戴陛下德義。願
爲臣妾。德義已行。南面稱伯。楚必歛衽而朝。師古曰。衽衣襟也。漢王
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師古曰。佩謂授與六國使節也。酈生未行。良從
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曰。客有爲我計。燒楚權者。具以
酈生計告良。良曰。於子房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
陛下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筭以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筭。用指畫也。師古曰。筭音直。燕反。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
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王入
股。表商容闕。師古曰。商容殷賢人也。里門曰闕。表謂顯異之。箕子門。師古曰。式亦表也。一說至其門而撫車式。所以敬之。
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矣。發鉅橋之粟。服虔曰。鉅橋倉名也。師古曰。許慎云。鉅鹿之大橋有漕粟也。散鹿臺之財。臣瓚曰。鹿臺臺名。今在朝歌城中。師古曰。鹿臺大三里。高千尺也。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矣。殷事以畢。偃革爲軒

漢書卷四十一
張良

隆按不可四與
不可五六總一
意而分言之

茅坤曰史記原
文以伐桀誅紂
為二事而以楚
惟毋強云云為
餘語漢書改之
似勝
隆按刻印銷印
相應
一本為下無假
字
劉子暈曰食其
欲立六國後張

復請王越信何
也蓋是時楚兵
垂敗借越信一
戰之力以滅之
因時應變此善
用兵者也
隆按良未嘗有
戰鬪功與前未
嘗特將意同
凌約言曰良從
會留且願封留
於留且然寧忘
情于韓耶
一本俱封間有
拜字
羅大經曰子房
早年頗侶荆軻
晚頗侶仲連得
老氏不敢為天
下先之術荆公
詩云漢業存亡
俯仰中留侯于
此每從容因陵
始議韓彭地復
道方謀雍齒封
蓋因機乘時與

蘇林曰革者兵車草輅軒者朱軒也如淳曰偃武備而治禮樂也

其不可。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今陛下能乎。其

不可。五矣。息牛桃林之壑。晉灼曰在弘農閿鄉南谷中師古曰山海經去李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廣圍三百

示天下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里即謂此也其山谷今在閿鄉縣東南湖城縣西南去湖城二十五里

其不可。六矣。且夫天下游士左親戚弄墳墓。師古曰左者言其乖避而委離

去故舊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乃立六

國後唯無復立者。師古曰既立六國後土地皆盡無以封功勞之人故云無復立者唯發語之辭游士各歸

事其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

矣。且楚唯毋彊六國復橈而從之。服虔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而從之晉灼曰當今唯楚

大無有彊之者若復立六國皆橈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師古曰服說是也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

可。八矣。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

儒幾敗廼公事。師古曰輟止也哺食在口中者也幾近也哺音捕幾音鉅依反今趣銷印後韓

信破齊欲自立為假齊王。漢王怒良說漢王。漢王使良

授齊王信印。語在信傳。五年冬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

不利。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

皆至。語在高紀。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

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

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

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廼封

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

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居雒陽南宮。從復道望

見諸將。師古曰復讀曰復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良曰。陛

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而反。師古曰屬

近也言。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為

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仇

怨。今軍吏計功。天下不足以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

漢書卷四十一

五

之幹旋未嘗自
我發端故消弭
事變全不費力
晦翁云子房只
是占便宜不肯
自犯手做又凡
事只到半中央
而止如看花切
勿看離披是也
一本相聚下無
而字
隆按定功行封
應上爭功不決
未得行封句

楊慎曰良云北
有胡苑之利史

灑皆不解胡苑
之義後人或改
苑作戎非也按
漢官儀引侯應
之言曰陰山東
西千餘里單于
之苑固也

隆按性多疾伏
後疆起案閉門
不出伏後呂澤
劫良案
茅坤曰道引者
子房於功成後
為蛇骨法

一本老下無矣
字
張特微曰四皓

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而謀反耳。上廼憂曰。爲
將奈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
雍齒與我有故怨。數嘗辱我。服虔曰。未起之時。與我有故怨也。師古曰。每以勇力困辱高祖。我
欲殺之。爲功多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
臣見雍齒先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爲
什方侯。蘇林曰。漢中縣也。師古曰。地理志屬廣漢。非漢中也。今則屬益州。音十。而急趣丞相御史
定功行封。師古曰。趣音促。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
患矣。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
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臯。西有殽黽。師古曰。殽殺山也。黽。黽池也。音洎。背
河鄉雒。其固亦足恃。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
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
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師古曰。沃者澆灌也。言其土地皆有澆灌之利。故云沃野。南有巴蜀
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師古曰。謂安定北地。上郡之北。與胡相接之地。可以畜牧者也。養禽獸謂之苑。阻

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
天下。西給京師。師古曰。輓引也。輓音晚。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

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師古曰。財物所聚謂之府。言關中之地物產饒多。可備贍給。故稱天府也。劉敬說是也。於是上即日駕西都關中。良從入關

性多疾。卽道引不食穀。孟康曰。服辟穀藥。而靜居行氣。道讀曰導。閉門不出。歲餘

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大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

堅決也。呂后恐不知所爲。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

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爲上謀臣。

今上日欲易太子。師古曰。言日。日欲易之。君安得高枕而臥。良曰。始

上數在急困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

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
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師古曰。願古

念也。四人謂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所謂商山四皓也。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媿媿士。師古曰。願古

既屑食茹芝終
其身死他幕豈
愛此區區金玉
者乎既不為高
帝出又復為太
子出乎且辭漢
之後亦既散而
之四方矣又何
自一旦而集建
成疾乎惠帝既
立四人者固佐
命元勳也何絕
不見其名跡乎
良蓋知高帝傾
慕四人假偉衣
冠善儀狀者稱
說姓名以隱秘
計且帝豈不知
太子必不可廢
呂后必不可易
特不忍於戚姬
之愛故亦假四
皓以沮戚姬又
奚暇問其價不
以濟事而不由
於正者也

曰嫡古
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
誠能母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辨士
固請。宜來。師古曰宜應得其來來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
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
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
使太子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
將兵。事危矣。廼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即位不益
師古曰太子嗣君實已極矣雖更立功位無加益矣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俱
諸將。皆與上定天下。臬將也。今廼使太子將之。此無異
使羊將狼。皆不肯為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
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終不使不肖子居
愛子上。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
上泣言。師古曰因空際之時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今諸將皆陛

隆按晦翁云四
皓恐不是儒者
只是智謀之士
隆按自將而東
暗與鼓行而西
句相顧

隆按因叙良行
少傅事遂插入
太傅來以起下
文
羅大經曰高帝
晚歲欲易太子
蓋以呂后驚悍
惠帝仁柔為宗
社遠慮非溺於
戚姬而為是邪
謀也老泉謂帝

下故等夷。師古曰夷平等也廼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為用。且
布聞之。鼓行而西耳。師古曰擊鼓而行言無所畏上雖疾。彊載輜車。
臥而護之。師古曰輜重衣車也護謂監領諸將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彊
為妻子計。於是呂澤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而言。
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暨子固不足遣。師古曰惟思也廼公自
行耳。師古曰廼公汝父也於是王自將而東。群臣居守。皆送至霸上。
良疾。彊起至曲郵。師古曰在新豐西今俗謂之郵頭見上曰。臣宜從。疾
甚。楚人黥疾。願上慎毋與楚爭鋒。師古曰黥音匹妙反因說上令
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彊臥傳太子。是
時叔孫通已為太傅。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破布
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
傅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
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

漢書卷四十一
張晏

以太尉屬物及欲斬噲皆是知有呂氏之禍可謂識帝之心矣子房智入也乃引四皓羽翼使帝涕泣悲歌而止帝之泣豈為兒女子泣邪厥後趙王醜亡惠帝憂死向非呂后先殂平勃交權則劉氏無庶類矣杜牧謂四老安劉是滅劉誠哉是言也

冠甚偉師古曰所以謂之四皓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廼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師古曰以目瞻之說其出也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廼主矣戚夫人泣涕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師古曰若亦汝也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師古曰謂音胡督反羽翼以就橫絕四海師古曰飛而直度也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師古曰繳弋射也其矢為矰矰音增繳音之若反歌數闋師古曰闋盡也曲終為闋戚夫人歎欲流涕師古曰歎音虛歎音稀又音許氣反上上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良從上擊代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

非異四禮也一本與下無上

相國服虔曰何時未為相國良勸高祖立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師古曰著謂書之於史良廼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彊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師服水土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廼學道欲輕舉師古曰道謂高帝崩呂后德良廼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師古曰解在魏豹傳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聽食後六歲薨諡曰文成侯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書者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子不疑嗣侯孝文三年坐不敬國除

隆按借真自言明良助漢本旨總結全文盧辯治曰良乃帝所憚而服者一旦舍萬戶侯而帝不信則良不能去唯托於神仙而感於安誕帝於是知良之去無復能為也而春秋復讎之義大易知幾之神可以兼得之術至此庶了黃石公孺子可教一案

陳平陽武戶牖鄉人也師古曰陽武縣名屬陳留戶牖者其鄉名少時家貧好讀

其術耳未退則辟穀為重既退則辟穀為輕不食可食亦可雖

然術勝而道微矣此所以為良一本屬下無鄉

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親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孟康曰覈破者也音灼曰覈音乾京師人謂麤屑為覈頭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棄之及平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亦媿之久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師古曰視面悅其奇偉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廼負郭窮巷師古曰貧謂借也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師古曰不事產業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為平貧廼假貨幣以聘師古曰貸音土戴反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戒

隆按篇中連用常耕田句莫輒駁句富人莫輒句以席為門句與四貧字皆根篇首少時家貧一句來

又按以上叙平未遇時事事簡而辭詳王維楨曰特下平已前謝兄伯字周密處

其孫曰母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廼父事嫂如事廼母平既取張氏女資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師古曰主切割肉也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陳涉起王使周市略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平已前謝兄伯服虔曰謝語其兄伯往事魏也從少年往事魏王咎為太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項羽略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爵卿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廼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客在楚者往擊殷降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師古曰悍音下且反賜金二十溢居無何師古曰無何猶言無幾時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走廼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度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

隆按以上叙平去魏去楚之故為後絳灌譏平張本多而詞略一本走作誅又按先次封金

與印爲下禍而
佐刺船與臣羸
身來兩處張本

茅坤曰豪雋士
豈肯默然依人

隆按曰美如陳
平曰見其美丈
夫曰雖美丈夫
皆根前長大美
色一句來

隆按奇計之士
二句是一篇綱
頤一生功案
胡寅曰善乎漢
王之用人也無
知薦平則受之
與平言則說之
命爲護軍諸將
盡謹則益厚之
及絳灌言其醜
行則又召讓之
而復寵任之其
後屢出奇計於
漢有大功而無
知亦以薦賢受
上賞此士所以
樂爲用也

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心恐乃解
衣羸而佐刺船師古曰自露其形示無所懷挾船人知其無有廼止平遂

至脩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

君石奮爲中涓受平謁平等十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

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

語而說之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爲都尉是日拜平爲

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曰師古曰謹蓋而議也大王一日

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卽與共載使監護長者漢王

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爲楚所敗引師

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爲亞將屬韓王信軍廣武絳

灌等或讒平曰師古曰舊說云絳絳疾周勃也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昧之文不可據也

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孟康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也

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王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中

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將金多

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

王疑之以讓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

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

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而無益於

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

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師古曰顧念也盜嫂受金又安

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

去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

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

卽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

人故歸大王羸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
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

隆按諸將廼不敢復言與上諸將盡離相顧

王維楨曰不愛敬人又重爵邑兩短也反是兩長也

茅坤曰用問一著本太公略略中來

隆按連下果疑之果大疑之聞項王疑之見項王卒墮平計中且應上問其君臣以疑其心句一本項王下無項王二字又按天下事大定與上何時定指麾即定兩處相應且以著平之計不爽云

一本出去作夜出

輸官得請骸骨漢王廼謝厚賜拜以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廼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擊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弗聽漢王謂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師古曰言愛惜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媿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頓者利無恥者亦多歸漢如淳曰頑頓謂無廉隅也師古曰頓讀曰鈍者讀曰嗜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麾即定矣然大王資侮人師古曰資謂天性也傳古侮字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顧念也彼項王骨體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師古曰昧音昧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問其君臣以疑其心師古曰問音居覓反項王為人意思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

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為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列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為太牢之具舉進師古曰舉鼎俎而來見楚使即陽驚曰以為亞父使廼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服虔曰去肴肉更以惡草之具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廼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乞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師古曰疽癰瘡也音千余反平廼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東門楚因擊之平廼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聚兵而復東明年淮陰侯信破齊自立為假齊王使使之漢王漢王怒而罵平躡漢王孟康曰躡謂躡漢王足漢王寤廼厚遇齊使使

漢書卷四十一

韓彭

十一

陸按用其計策卒滅楚是小結

一本固作因

茅坤曰以下委曲難高祖曲盡高祖胸中伎倆纔下雲夢一着

陸按雲夢之計果奇乎哉幸信不反耳脫信果反且潛以兵襲帝於雲夢又焉得召之即來以就后車之載哉吾固於帝之遊雲夢而知信之死反心平之計之未禽奇也

隆按平之歸功無知果不背本也耶不過以帝猜忌之故廼寓意於不忍背無知因以明其不背漢耳不然雲夢偽游且忍於縛同事之信而獨不忍背一無知哉此亦平自全計也一本奴下有所字又按此了無知前案

張良往立信為齊王。於是封平以戶牖鄉。用其計策。卒滅楚。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阮豎子耳。高帝默然。以問平。平固辭謝曰。將云何。上具告之。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人有聞知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弗知。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上曰。不能過也。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敵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將弗及。而舉兵擊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師古曰。楚澤名。夢音莫。風反。又讀如本字。陛下第出偽游雲夢。師古曰。第但也。語聲急也。它皆類此。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郊迎謁。師古曰。言出郊遠迎謁也。而陛下因禽之。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為然。廼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即執縛之。語在信傳。遂會諸侯於陳。還至雒陽。與功臣剖符定封。封平為戶牖侯。世世勿絕。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廼復賞魏無知。其明年。平從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為匈奴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開。師古曰。闕氏音馬支。高帝既出。其計祕。世莫得聞。高帝南過曲逆。孟康曰。中山蒲陰縣。上其城。望室屋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雒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餘戶。於是詔御史更封平為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臧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奇計

漢書卷四十一

韓信

十一

隆按平自初從一段總結一篇
又按平出奇計不止六也嗣後因誅致上使上自誅一帝崩馳至宮哭甚哀二日飲酒戲婦女三呂后欲王諸呂后偽聽之四呂后崩平與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帝五既誅諸呂以右丞相讓勃不居功六高帝定天下而後六計則事太后以自全耳總之了結魏無知稱奇談之士一句案

或頗秘世莫得聞也高帝從擊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師古曰陳其短失過惡於上高帝怒曰噲見吾病廼幾我死也孟康曰幾幸我死也幾音冀用平計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平乘也死也師古曰陳其短失過惡於上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馳傳載勃代噲將師古曰傳音張懸反平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師古曰計謂於道中且計也又呂后女弟呂緡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即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師古曰反縛兩手也載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高帝崩師古曰未至京師於道中聞高帝崩平恐呂后及呂緡怒廼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奉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師古曰就成也言畏讒毒已者得其成計因

一本無之字
隆按不叙平丞相事載之王陵傳也作未了案劉須孫謂漢書折平傳為兩傳徒使首尾不合誠然
隆按諫王諸呂一節足概陵之忠梗其析為一傳宜也而審食其始末與平為丞相事仍載于尾則似未妥云牙坤曰陵本氣厚而謙運故始不肯屬漢及入關後楚漢得失分矣故纔附之張邦奇曰徐庶事劉備其母見於操庶遂去而之操陵於其母獨能若是恕乎故庶者可與

固謂之得宿衛中太后廼以為郎中令曰傅教帝如淳曰傅是後呂緡讒廼不得行樊噲至即赦復爵邑惠帝六年相國曹參薨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平為左丞相王陵沛人也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入咸陽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擊項籍陵廼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母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亨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祖之仇陵又本無從漢之意以故後封陵為安國侯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為右丞相二歲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

權者也。陵其趙苞之類歟。隆按高祖刑白馬一段本呂后紀補入。隆按惠帝崩而高后泣不悲意者，念少帝非與諸藩無寵而已。稱制則大臣未服，以故憂惶無策而志不在哀也。薛彊、孺子爾而讓以兩軍授產祿，即非高后本指，寧不適中其欲乎。高后未力阻于高后，未聞之先，迨至議王諸呂乃始申白。馬之盟則平勃且同然。一詞白口，其能奪哉。忠有餘而識不足，雖高帝所以稱其文，因叙隆按上文，因叙

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啜血而盟，諸君不在邪。師古曰：啜，小飲也。音所甲反。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安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於是呂太后欲廢陵，廼陽遷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性反。杜，字本音同。十年而薨。陵之免，呂太后徙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師古曰：食其音異基。食其亦沛人也。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為侯，幸於呂太后及為相，不治。師古曰：不治，不立治處，使止宮中也。李奇曰：不治，丞相職事也。師古曰：李說是也。監官中如郎中令、公卿百

平與陵同相，遂接下陵事為一傳，此因叙平與食其同相又接下食其事附之。陵傳云：一本稷下安作定。茅坤曰：太史公點次食其所附呂后呂后所幸食其處如畫。又曰：子按陳平當時必與審食其兩相結，故能預測安劉氏之功，而并脫呂氏之讒也。方孝孺曰：周勃挾謀呂氏之權，常有德色，帝待之益莊，夫不責其德色之不恭，而引職事以問之，文帝豈不問其不能答哉。出其不意，問其所

官皆因決事。呂須常以平前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讒平曰：為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喜，面質呂須於平前曰：師古曰：質，對也。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須之譖。師古曰：顧，念也。呂太后多立諸呂為王，平僞聽之。師古曰：謂且順從之，不乖悟也。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文帝立，舉以為相。如淳曰：舉，猶皆也。衆人之議皆以為勃平功多矣。師古曰：言文帝以平勃俱舊臣，有功，皆欲以為相。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廼謝病。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皇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於時廼以太尉勃為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上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師古曰：臨朝問也。幾，音居。豈反。勃謝

當知使其不對而自慙慙而不敢怒其驕慢之虛氣至是索然銷鑠而無餘天下之大權而盡發於己此其得歸權臣之道者也

蘇洵曰固之傳周勃汗出洽背之耻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
隆按一歲治獄可以知民俗厚薄一歲錢谷可以知國計盈虛此真宰相任而平乃責之廷尉治粟烏得為知其任哉異日者魏相奏殺父兄及夫者數何

不責在廷尉奏發會廣故事詔書數何以不責在治粟誠若平言魏相為不知任耶則何以後世稱相知大體一本无後字
隆按復次陵與食其結前案
洪邁曰平自言吾世即廢後卒如其言然良之傳更促於平何哉考秦將欲與漢連和良因漢其懈擊之楚漢中分天下良勤回軍滅之其事不止殺降已也
隆按勃傳作三殺戰功為人以歷叙戰功相業而自畏恐誅至國絕則止叙其詔

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師古曰洽露也媿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

上曰主者為誰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

曰主臣文穎曰情恚之辭也猶今言死罪也孟康曰主臣主群臣也若今言人主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辭師古曰

文晉二說是也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師古曰驚凡馬之稱非駿者也故以自喻

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師古曰遂申也

外填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慙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

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弗如平遠矣

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而平顯為丞相孝文二年平薨諡曰獻侯傳子至曾孫何坐略人妻弃市王陵亦至玄

孫坐酎金國除辟陽侯食其免後三歲而為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淄川王反辟陽近淄川平降之

國除始平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師古曰此平謂陳平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陳掌

以衛氏親戚貴師古曰掌妻衛子夫之妹願得續封然終不得也周勃沛人其先卷人也師古曰卷縣名地理志屬河南音丘權反徙沛勃以織薄

曲為生蘇林曰薄一名曲月令曰其曲植師古曰許慎云葦蒲為曲也常以吹簫給喪事師古曰

祖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師古曰音房像與反與戰郤敵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

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蘭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師古曰殿之言填也謂鎮軍後以扞敵勃擊破章邯之殿兵也殿音丁見反略定魏地攻轅戚

東緡以往至栗師古曰緡音昏取之攻鬲桑先登擊秦軍阿下

獄一節大較本史記文惟增入迎代王一段洪邁曰高祖諸將戰功各為一體周勃傳連用為多字所將卒字夏侯嬰傳連用以兵車趣攻戰疾字灌嬰傳連用所將卒字身字得字傳寬傳連用屬字鄧商傳連用受印字五傳書法不如此灌嬰事尤為複重然讀之了不覺細瑣史筆超拔高古范曄以下豈能窺其離與哉劉奉世曰殿最多皆功之高下名品也隆按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見時近而功

破之。追至濮陽。下蘄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胸得單父令。師古曰音善甫夜襲取臨濟。攻壽張。以前至卷。破李由。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也如淳曰周禮戰功曰多師古曰多謂功多也後章邯破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武安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襄賁令。師古曰音賁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成武。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師古曰音賁奔尸即尸鄉南攻南陽守齮。破武關。峽關。攻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時最。如淳曰於將率北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救漆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師古曰汧亦扶風縣陽最。北救漆。師古曰漆扶風縣圍章邯廢丘。破音口。還下鄆。潁陽。師古曰鄆即岐州鄆縣也潁陽在潁陽東北鄆音媚

多也小結上文隆按益已史記作盜巴二字筆畫相似未辨孰是劉敞曰馳道猶言乘輿耳言勃將卒在馳道有功也

隆按歷叙戰功內即帶叙官爵文是一格

之。西擊益已軍。破之。如淳曰章邯將也攻上邽。師古曰邽音圭東守嶢關。擊項籍。攻曲遇。最。師古曰曲音丘禹反遇音頤還守敖倉。追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陰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祖。擊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師古曰當高祖所行之前賜爵列侯。剖符。世世不絕。食絳八千二百八十戶。以將軍從高帝。擊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孟康曰縣屬雲中也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浞石。應劭曰浞音沙孟康曰地名也齊泰曰浞音赤坐反師古曰齊音是也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二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降。師古曰姓乘馬名降也。乘音食孕反。轉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

豨將宋最鴈門守國

師古曰國者鴈門守之名音下頓反

因轉攻得雲中守

遼丞相箕肆將軍博

師古曰遼古速字也肆音弋二反博者亦豨將之名也

定鴈門郡

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丞相

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縮反勃

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

師古曰卽幽州薊縣也音計

得縮大將抵丞

相偃守陘

張晏曰盧縮郡守陘其名也師古曰陘音刑

太尉弼御史大夫施屠渾

都

師古曰姓施屠名渾都渾音胡昆反

破縮軍上蘭後擊縮軍沮陽

曰縣名屬上谷

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東

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

也總言其攻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

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爲人木

彊敦厚

師古曰屬委也檄彊音其兩反

高帝以爲可屬大事

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

不以實主之禮也

趣爲我語其稚少文如此

惠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爲太尉十年高后崩呂

祿以趙王爲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爲相國秉權欲危

劉氏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語在高后紀於

是陰謀以爲少帝及濟川淮陽恒山王皆非惠帝子呂

太后以計詐名它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宮令孝惠子之

立以爲後用彊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卽長用事吾屬

無類矣

師古曰云被誅滅無遺種

不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

是爲孝文皇帝東牟侯興居朱虛侯章弟也曰誅諸呂

臣無功請得除官廼與太僕汝陰滕公入宮滕公前謂

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廼顧麾左右執戟皆仆兵

罷師古曰仆頓也音赴有數人不肯去宦者令張釋諭告亦去

茅坤曰漢書特詳誅呂一節總以歸功于勃云

隆拔從高帝得相國至各一人總結上戰功盧舜治古稱公畫記古今稱奇絕者觀其散叙人馬之處法此傳之叙戰功也總叙人馬之數法此傳之叙戰獲也二文並所宜法一本事作士

一本除下有矣

許應元曰周勃與霍光廢昌邑王立宣帝功等而勃有或人教以遠權位勃亦自危亟歸相印霍光不肯歸印卒萌赤族之禍二人皆不學而勃之賢於光遠矣

曰荆燕吳傳云張擇今此作釋未知孰是

我安之乎。滕公曰。就舍少府。廼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

邸。報曰。宮謹除。皇帝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

門。師古曰。端門。殿之正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不得入。太尉往

諭。廼引兵去。皇帝遂入。是夜有司分部。誅濟川淮陽常

山王。及少帝於邸。文帝即位。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

斤。邑萬戶。居十餘月。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

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厭之。則禍及身矣。師古

曰。厭謂當之也。言既有大功。又受厚賞。而居尊位。以

久當之不去。即禍及矣。厭音一。涉反。又音烏狎反。勃懼亦自危。廼

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陳丞相平卒。上復用勃為丞

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相

朕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廼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

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

以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

恐不知置辭。師古曰。置立也。辭對獄之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

吏。獄吏廼書牘背示之。李奇曰。吏所執簿也。師古曰。牘。木簡以書辭也。音讀。曰。以公主

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師古曰。尚配也。解在張耳

傳。故獄吏教引為證。初勃之益封。盡以予薄昭及繫急。

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

冒絮提文帝曰。應劭曰。陌領絮也。晉灼曰。巴蜀異志謂頭上巾為昌

反絳侯絳。皇帝璽將兵於北軍。應劭曰。言勃誅諸呂廢少帝手

乎。師古曰。絳謂引結其組音鳥版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師古

曰。願猶倒也。文帝既見勃獄辭。廼謝曰。吏方驗而出之。於是

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

獄吏之貴也。勃復就國。孝文十一年薨。諡曰武侯。子勝

之嗣。尚公主。不相中。如淳曰。猶言不相合諧也。師古曰。意不相可也。中音竹仲反。坐殺人

之嗣。尚公主。不相中。如淳曰。猶言不相合諧也。師古曰。意不相可也。中音竹仲反。坐殺人

茅坤曰勃之結薄昭也並從畏呂氏來洪邁曰漢世母后預政故昭憑之以招權納賄非史所不書當隆按太后救勃之言與王衛尉救蕭何之言同

一本安上有然隆按勃傳後附亞夫傳本史記文而稍更益之又按弟亞夫復

為侯是綱亞夫
為守時至封條
侯是目與史記
書法不同
王儼曰持國秉
注秉呼為柄考
史記蔡澤傳有
持國秉政之句
因疑持國秉下
脫一政字秉只
合作上聲呼

劉子暈曰細柳
在長安西文帝
以萬乘臨之軍
中豈不預知哉
亞夫欲以軍威
不文欲如穰苴
之斬莊賈有意
為之也後景帝
怒亞夫竟殺之
夫行已恭事上

敬此大臣之節
也亞夫不知遵
此姑以強直自
信不移文帝寬
仁故推成其美
景帝忌刻故陷
於優辱然則景
帝之殺亞夫雖
曰濫刑固有以
指之矣
茅坤曰千年以
來軍容如畫太
史公得意之文
而漢書不增損
一字

茅坤曰專以絕
根道困吳楚此
一着亞夫大略
處

死國絕一年弟亞夫復為侯。亞夫為河內守時許負相
之。應劭曰許負河內溫人老嫗也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

臣之兄以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我何說侯乎。然既

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視我。負指其口曰。從理入

口。此餓死法也。師古曰從豎也音子容反居三歲。兄絳侯勝之有罪。

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廼封為條侯。師古曰條在勃海地理志作條

字其音。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為將軍。

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

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

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

兵刃。彀弓弩持滿。師古曰彀張也音逮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師古曰先

驅導駕者也。若今之武侯隊矣。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

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

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廼傳言開壁門。壁門

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廼按轡

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掛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

見。應劭曰禮介者不拜天子為動。改容式車。師古曰古者立乘凡言式車者謂俛身撫式以禮敬

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霸

上棘門。如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

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廼拜亞夫為中尉。

文帝且崩時。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

文帝崩。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帝三年。吳楚反。亞夫以

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

鋒。師古曰剽音匹妙反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

處

陸按非趙涉一
說亞夫幾不脫
殺此段甚佳
補此段甚佳
一本東作來
王世貞曰亞夫
下獄其禍不在
持蓋矣始夫梁
不救梁始夫梁
太后愛子也其
左右習于口必
能為百端以讒
人而使之信而
自太后入讒必
能深中帝之諱
而不使人覺毋
亦以條侯畏七
國重諶梁以嘗
之而為向背地
進耶不然亞夫
破吳楚不益封
即諸將亦無封
者豈無意耶
隆按亞夫守便
宜不往則以委
梁之說先自請
上也不然人臣

師古曰吳王傳云亞夫至淮陽問鄧都尉為畫此計亞夫既發至
夫乃從之今此云自請而後行二傳不同未知孰是
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將軍東誅吳楚勝則宗廟安不
勝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
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
殺阻院陘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
藍田師古曰右謂少西去也走音奏出武關抵雒陽師古曰抵至也間不過差
一二日師古曰謂右去行遲止一二日也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
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師古曰不意其猝至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
吏搜殺阻間果得吳伏兵廼請涉為護軍亞夫至會兵
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
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景
帝景帝詔使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
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飢欲退數挑

而不奉詔耶
何孟春曰亞夫
軍中夜驚其與
吳漢中原夜驚
何異哉二子堅
臥不起以安衆
心即秦兵壓境
而謝安圍棋勝
臨澗淵而寇準
歌諫同一謀也
方諸無制之兵
一旦變生不測
倉皇失措者固
為善矣不若不
驚尤為善
陸按於是諸將
句結上文由此
梁孝王句起下
文

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
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陘如淳曰陘隅也師古曰音子侯反又音鄒
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
餓廼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吳王濞吳王濞奔
其軍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
遂盡虜之降其縣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
告凡相守攻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廼以太尉計
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亞夫有隙歸復置太尉官五歲
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上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得
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亞夫之短竇
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讓曰始南皮及章武先
帝不侯師古曰南皮竇彭祖太后弟長君之子章武太后母弟廣國及臣即位廼侯之信
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以時行耳師古曰言富貴當及己身也竇

方孝孺曰景帝
慘刻忍人也欲
封其后之兄而
亞夫不從其心
固有殺亞夫之
端矣特未得其
名耳及降王而
不封其怨宜愈

莫書卷四十一
周勃
二十

甚特无以屈其
說故忍而未發
官甲楯之告景
帝方幸其有可
以誅之遂卒寘
於死求其所為
事確乎有大臣
之風景帝罪之
者私恨也
茅坤曰亞夫為
丞相盧信及何
承相盧信等五
人之封極是而
惜也景帝不察
禍以起矣

張耒曰可以相
少主而共危難

者意非亞夫不
可而帝乃反之
是徒以其剛勁
不苛其形若難
制而嬖上者故
殺之而不疑嗚
呼景帝者求之
于形似而失之
者也
王世貞曰堅忍
哉周亞夫也遇
文而顯遇景而
取果任哉申屠
嘉也遇文而伸
遇景而屈
何孟春曰吏之
謂反地下之言
是以人命悅上
意而置無罪有
功之臣於死地
廷尉不足道矣
景帝之朝豈無
人能為解勃之
言者亦由帝之
不復可與言故
一本餓死下有

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廼其子彭祖。顧得侯。師古曰。顧反也。
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上曰。請得與丞相計之。亞夫曰。
高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
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上默然而沮。師古曰。沮意也。音才與反。
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師古曰。功臣表云。唯徐盧。
上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
即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廼悉
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免相。頃之。上居禁中。召
亞夫。賜食。獨置大載。師古曰。載大。變音側。吏反。無切肉。又不置箸。亞
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應劭曰。尚席。主席者也。上視而笑曰。此非
不足君所乎。孟康曰。設載無箸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恨之也。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偶失之也。師古曰。孟說近此。由我意於君有不足乎。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
出。上目送之曰。此軼軼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

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如淳曰。工官。官名。五百具甲楯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取庸苦之。不與錢。師古曰。庸。謂賃也。苦。謂極苦使之。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怨而上。變告子。事連污亞夫。書既聞上。
下吏。吏簿責亞夫。如淳曰。簿。音主簿之簿。簿。問其辭情。師古曰。簿。問者。書之於簿。一問之也。亞夫不對。上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言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曰。孟說是也。一云。帝責此吏云。不勝其任。吾不用汝。故召亞夫。令詣廷尉也。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所買器。廼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國絕一歲。上廼更封絳侯勃。它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傅子建德。為太子太傅。坐酎金。免官。後有罪。國除。亞夫果餓死。後上廼封王信。為蓋侯。至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復封勃玄孫之子恭。為絳

侯。千戶

贊曰。聞張良之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

應劭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也。

蘇林曰。梧音梧。師古曰。魁大貌也。梧者言其可驚。梧令人讀為吾井也。

反若婦人女子。故孔子稱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師古曰。子羽澹臺滅明字。

學者多疑於鬼神。古師

曰。諱無鬼神之事也。

如良受書。老父亦異矣。高祖數離困阨。良常有

離遭也。

力。豈可謂非天乎。陳平之志。見於社下。傾側

擾攘。楚魏之間。卒歸於漢。而為謀臣。及呂后時。事多故

矣。師古曰。故謂中屯難也。平竟自免。以智終。王陵廷爭。杜門自絕

亦各其志也。周勃為市衣時。鄙樸庸人。至登輔佐。匡國

家難。誅諸呂。立孝文。為漢伊周。師古曰。處伊尹周公之任。何其盛也。始

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少戇。可以佐之

以後。非廼所及。師古曰。廼汝也。言汝亦不及見也。終皆如言。聖矣夫。

隆按果餓死句
結許負相案
又按班史以後
封信為侯結尾
見景帝所以殺
黃雲曰良善謀
漢亦善自謀陳
平詐謀功不補
過王陵守正周
勃則重厚盡之
亞夫重厚而守
正惜景帝之不
知也
董份曰黃石近
恆故又實以功
力見其天授非
陳植曰勃既入
軍復問左右祖
迎文帝却欲入
私謁似未得人
臣事君之義安
劉事特幸成爾
而班固以為漢
伊周何耶

